

## 六旬“绣姑”贾宏建:一针一线绣健康

□社区记者 赵明阳

她聪明伶俐,心灵手巧,对人和蔼可亲。她与其她老姐妹一样,天天在达城中心广场唱歌跳舞,回到家中,则醉心于一针一线挑花刺绣,数十年如一日。她的刺绣作品涉及人物、山水、花鸟、水果等。她叫贾宏建,今年64岁,家住达城凤凰关市百货站家属院。



近日上午,社区记者来到百货站健身小广场,看见贾宏建正坐在石凳上,手持绣针挑绣一幅近两米长的人物十字绣。贾宏建的刺绣作品引来不少大爷大妈围观。“绣得好逼真啊,这幅叫啥名字,绣了好多时间?”“这是艺术品,裱好挂在客厅好漂亮。”社区记者看到,绣画上人物个个栩栩如生,颜色艳丽,极有立体感。

“这是一幅人物画,名为‘梦红楼’,绣了近两年。”贾宏建边说边将各种绣品一一打开,向大家展示。“刺绣在古代称针绣,在我国有两千多年历史。”贾宏建说,刺绣是用绣针引彩线按设计好的花纹在纺织品上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越是色彩艳丽的图案,越需更多的彩线来搭配。刺绣也并不是女同胞的专利,达城有好几位男同胞刺绣也很不错。

贾宏建从小聪明伶俐,在校念书时除学习名列前茅外,还常到县城刺绣社拜阿姨为师,回家后便在小手巾上画出各种图案,在针上穿彩线学绣花。为了买5分钱一个的彩丝

线,她积攒数月零花钱,一次买了30多个彩丝线,可惜被同学偷走,至今想起还后悔不已。除绣花外贾宏建的手工也不错,折纸船、风车、桃子、鸡鸭等样样会。贾宏建小时候学会了养蚕,蚕结茧后送到收购站,一次卖了3元钱。这笔钱对她来说算是一笔“巨款”,可以买60个彩丝线。谈及此事,如今贾宏建仍兴奋不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父亲调任,贾宏建一家从万源来到达城。贾宏建初中毕业后下乡当知青,两年后调原达县地区百货站工作。无论是当知青、工作还是退休,贾宏建对刺绣一直迷爱。现在,每天在中心广场跳完舞后,回家便静下心来挑花刺绣。

“唱歌跳舞为动,刺绣需静,动静相结合,健身有好处。”贾宏建笑着说,刺绣如诗如歌,一丝一线织深情,一针一线绣健康。几十年来,贾宏建不知绣有多少幅刺绣作品,但每当一幅绣品完工,她都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与自豪感,也非常开心愉悦。

## 儿歌伴暮年

□莫小君

经过数月的争取,女儿终于同意把出生22个月的外孙女带回老家,与我们生活一段时间,并与我订了一份君子协议:每天要给外孙女讲一个故事,要唱一首儿歌;不要带到人多的地方玩,少带着逛超市;不要玩手机……看似是君子协议,实则是对我的规定。为了能和外孙女生活,我欣然接受这不平条约。还好,大多数规定我还能执行,就是每天要给外孙女唱首儿歌,有点难住了我。

在我的记忆中,会的儿歌是:“鸡公叫,鸭公叫,各人找到各人要。”“摇呀摇呀,摇到外婆桥。”“老太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扑通一声跳下河,河里有鬼脑壳。”这些儿歌贯穿于我的整个童年,曾让我快乐地认识这个世界。

听母亲讲,我对数的认识就是通过《上山打老虎》这首儿歌。每当夜幕降临,父亲就会在院坝里,泡上一壶茶,点上一根烟,教我唱《上山打老虎》这首儿歌。我经常不唱4,从3直接唱5。父亲很着急,说我笨。《摇呀摇呀,摇到外婆桥》则是母亲对我每晚必唱的儿歌。我哭时,母亲也会唱这首儿歌给我听,这首歌是我儿时止哭的神曲。

步入暮年的我,那些儿歌已成遥远的记忆。为了兑现君子协议,为了教外孙女唱儿歌,我又重新唱起儿歌。

现在我会学了好多新的儿歌,如《两只小蜜蜂》《磨豆浆》等,优美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外孙女特别喜欢。我还和外孙女一起看《喜洋洋》《小猪佩奇》《巴比奇奇》等动画片,并学习里面的儿歌。由于我经常和外孙女一起唱儿歌,她特别亲近我,没有想到,儿歌还是我和外孙女情感的纽带。

有一天,我在公园里锻炼身体,哼着《两只小蜜蜂》《磨豆浆》儿歌,老同学刘亚伟打招呼说:“老莫,儿歌把你唱得越来越年轻了!”“对,现在要陪外孙女唱儿歌,不然女儿会剥夺我带她的权力。”我高兴地回答。老婆说我一天像个小孩,整天嘻嘻哈哈的。

不管是儿时的《摇呀摇呀,摇到外婆桥》《上山打老虎》等儿歌,还是现在的《两只小蜜蜂》《磨豆浆》等儿歌,它们都会永久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教外孙女唱儿歌,不光是唱给她听,也是唱给自己听。儿歌伴我长大,也陪我慢慢变老。如今,我又重拾儿歌,唱响童年的记忆,重归爱的时刻。

## 秋兴

□吴传信(61岁)

金风把山野绿叶摇变,  
白雾于沙滩河谷悠闲,  
红日升起在大罗山边,  
黄花香飘进谁家庭院?

世界大千殊万端,  
我处其中何怡然?  
晨兴荷锄向田园,  
种豆光明水库边。  
抬头仰望碧空远,  
不怨昨春今秋转瞬间。

## 学诗偶记

□余文轩(78岁)

诗圣杜甫在其《戏为六绝句》中写道:“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又在其《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写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因为他对做诗有如此要求,才给我们留下无数“佳句”“丽句”和“惊人”之“语”。宋代才女李清照也追求“惊人句”:“我报路上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我是2014年春加入夏云亭诗社后才学写传统诗词的。虽然每两周都有机会聆听诗道传授和作诗的经验,但由于是老来缠足,勉为其难。加之早年墨水喝得不足,所作之诗绝大多数是打油诗,谈不上有什么“佳句”“丽句”“惊人句”或“惊人语”,自己看得顺眼的语句也无非是“标新”语句而已。

在2018年第2期四川省老年诗词创作研究会的会刊《巴蜀诗词》的《作品点评》栏目中,诗友张树人在点评若干诗友作品时,对拙作《题倚桃图》和另外两人各一首作品一起点评道:“丁芒先生把写绝句比作打排球,题目是发球,一二句是一传,三句是二传,尾句是扣球。出彩在扣球,观众要的是出彩!姜夔‘一篇全在尾句’,也是这个道理。尾句好了,就是貂尾。貂尾既得,前身毛色多不计较。好句凝炼、精警、容量大;好句最能体现意境及主题;好句是别人未曾写过或在此种诗境语境中未曾用过的句子。此三首,好句全在尾句。‘(雨后初晴朵朵云,近郊景色正翻新。美眉自拍笑依树,欲与桃花抢一春’,不说人面桃花之类的陈年套话,而说人与桃花抢春。‘抢一春’,把女郎的美丽写出来了,把青春活力写出来了,把美好的生活写出来了……’这当看作是谬赞,是对初学者的鼓励。”

这种重扣式尾句还出现在我其他几首古绝(非格律四句押韵诗)和律绝(守格律绝句)中。现简析如下。

《春山捡诗(古绝)》“春染柳丝绿带黄,莺

歌燕舞花飘香。漫山遍野皆诗句,信手拈来便成章。”

简析:原题为“捡诗去”,张发安兄说我这现代新诗的标题,作传统诗词的题目不大上得到档次,于是改为现在这个题目。这是对发球“题外”一下。说漫山遍野的诗可以信手拈来。这个尾句也是信手拈来的。明人都穆在其《学诗诗》中说:“切莫呕心并剔肺,须知妙语出天然。”是也!

《春日湖光图(古绝)》“春风拂水湖面过,荡起水纹波逐波。日照湖面光闪闪,一湖碎金重几何?”

简析:尾句好就好在用了借喻。读者一见“碎金”,就知道是指波光闪闪的水体,“重几何?”问得自然、得体。

《夏日村社幽趣图(古绝)》“屋边新竹添几竿,贴水荷叶一田田。风扩柳林蝉颤语,谁敲蛙鼓到窗前?”

简析:古人有好几十句写有蛙鼓龟音(声)的诗句,有的人欣赏此音,有的人讨厌之,但是没有人去敲过此“鼓”。

《放牧吟(古绝)》“云朵吻地似羊群,我是羊倌牧白云。是云是羊皆不管,且把牧歌向天吟。”

简析:尾句好就好在写出了羊倌对天高唱的豪放神态和恪守本职的乐观精神。

《州河秋夕图(古绝)》“碧水一湾缓流淌,秋风拂面丝丝凉。渔舟靠岸鸟归林,落日半嵌西山梁。”

简析:尾句用了比拟中的拟物,把太阳这个火球比拟为坚硬的金盘,嵌进山梁,非常形象。

《秋红(七绝)》“秋炫山山美艳红,南飞群雁啸长空。笔端欲得清凉句,捡缕晴晖入毂中。”

简析:尾句又在拟物,“晴晖”能“捡”得起来,能用量词“缕”,能存入“毂”里,实物也。